

道光庚寅重修

南宮縣志

第八冊

本衙藏板

河北省南宮市文化遺產
南宮市國家檔案館翻印



南宮縣志卷十五

藝文志

後編下

墓誌

元故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贈亞中大夫東平
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張公墓碑銘

元待制柳貫

浙江

南宮張氏其先蓋安平人金季嘗徙宣德又徙南宮南宮
爲真定府所統縣考張氏塋在其縣將相西鄉北杜村將
仕郎婺州路義烏主簿府君祔第三域府君卒塋二十五
年而其子國維自吏部侍郎出守濟寧升秩三品贈府君

至東平路總管階亞中大夫勳輕車都尉爵清河郡侯國
維服承休寵循念先德將鑽石揭辭以貽世訓嗣乃使來
請文則爲序而銘之序曰府君諱演字某幼知力學長以
文法無害推擇爲其府掾宋平大選州縣官屬燕南按察
使適以府君名上初試潭州湘陰縣丞改江西權茶都轉
運使司知事行御史臺察廉舉其績遷山南湖北道提刑
按察使司知事在官以病免廉訪使者復狀府君遺逸上
之調瑞州瑞昌縣七十又一國維由中書東曹掾擢江淞
行省左右司都事當以事如溫州謁告來拜府君捧觴上
壽意愉愉如也期以冬還奉府君就養錢塘未及期而旋

笑語益懽曰吾俟爾久矣是夕疾作因畱侍醫藥踰旬而卒卽載其柩與北歸又四年始得視窆卒以大德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窆以九年某月某日府君在江西值中更茶法或謂宜倍賦府君獨言江南新定多取以自利不若薄征以利人議者多是府君法得不改在瑞昌完葺廨署興起學舍作大役而力田之農見其楹桷之煥美而不見徵發之及已比境有疑獄當讞輒移府君就鞠必鉤得其情而論法常務平允在溧陽歲部糧時大饑貧民實不能具舂藁出俸錢市粟代入其輸來義烏未久民知其善人長者喪行巷哭皆盡哀府君外柔和而中健敏居官治家細

行必飭方是時同府君舊僚多列顯要府君能一抑首降氣則美爵豐祿可指取也然養完守固坎壈終身而蓄其贏餘卒受榮名之報其必於天者何若是信哉府君之父諱德林贈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上騎尉追封清河郡伯母石氏清河郡府君之配清河郡夫人白氏先卒子男二國綱管領鎮定打捕民匠總管國維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兼本路諸軍奧魯繼配苗氏無子卒林氏亦卒子男一國紀孫男八樞棟朴早卒某某昌寧永寧孫女五國維字輔卿歷十官嘗以德安屯田總管出議鹽法山東其所因革定著爲令材問蔚然爲時知名人故

卹典行得褒贈府君自朝散大夫冀州尹上騎都尉清河
郡伯以載膺今秩蓋古之人祿不逮養則無以及乎親而
迺茲克自樹立尙徼夫沛渥以有爵級勸忠興孝之道抑
良顯矣繫之銘銘曰君子觀時用謙治盈惟卒舒舒不潰
爾成緊彼流坎旣抵旣平疏爲濤瀾亦順無傾昔公仕初
豈有過計必卽其優必要其至矧是沒身閒閱二紀乃承
寵章乃顯弈世本於天者有抑斯崇氣至誠存聲竅徐通
不錮其微不枿其充穠之蓂之穫之屢豐是豐雖多公子
令善世猷以升惟克允踐大帝畀矜侯圭侯冕賁於泉幽
碩碩憲憲公侯之宗墓則有儀桓碑六尺載趺以龜爰刻

斯銘釁塗用犧來省來瞻孫曾具宜

邢仲子鑣妻烈婦李氏合塋墓表

連佳樗

邢仲子名鑣歲進士碧萊翁子也生穎慧受書輒成誦稍長善屬文碧萊翁寶愛之順治己亥夏六月以暴疾亡得年僅十有五妻李氏庠生植之公女是爲烈婦烈婦生與仲子同庚年十三歸仲子意相得然莊甚不以燕婉廢仲子業事碧萊翁及姑魏孺人皆得其歡成婚甫二年仲子遂殞方仲子之病也烈婦適在植之公所聞變遽奔赴足及門而仲子瞑矣烈婦一痛遂絕左右扶救之踰夜乃蘇自是每號卽絕誓以死相從魏孺人解之曰吾夫婦老矣

業失子詎堪更失婦若卽不忍亡者何遽忍吾夫婦且安
知亡者意不以父母遺若而若棄之耶烈婦曰諾稍就食
然形已骨立矣久之仲子塋碧萊翁知烈婦志堅難以口
舌爭密與植之公謀欲暫歸之母家時植之公病因遣烈
婦歸寧歸數日植之公捐館喪稍閒烈婦卽以還邗氏爲
言母路媼勉畱之未果有乘閒以他辭進者輒痛哭詬其
人不已積久憤甚遂成疾母兄爲進藥却之曰吾求死不
得也而更祈生爲卒不嘗疾篤請還邗氏益力碧萊翁聞
之與魏孺人往迎烈婦欣然隨舅姑歸母持之泣烈婦亦
泣徐歎曰母勿復念兒兒身業許邗卽非母有也旣抵碧

萊翁舍乃呼魏孺人至榻前曰此真吾母也語諄諄不能
了久之遂卒時年十有八後仲子之歿者三載蓋康熙壬
寅三月二十五日也後數月碧萊翁爲啓仲子窆祔塋畢
擇族人子久達爲之後又二年乃鑿石豎墓上而問言於
余余向聞烈婦事重其節欲爲之傳顧自以身非史氏又
言語文章不足取重於世故不果而今乃以碧萊翁之命
而執役於片石焉固所願也嗚呼生死之際大矣丈夫且
不能決况女子乎乃或者能捐生於一旦而未免墮志於
移時何則感激之節易成而從容之義難就也若烈婦歷
久而意彌堅可不謂尤難哉貞白之志皜然與日月爭光

豈僅匹婦之諒而已嗚呼是可風已

侍御鄭公韋菴墓誌銘

大理少卿孫勣
德州

故河南道監察御史南宮鄭君韋菴吾師臨邑縣知縣簡侯先生之仲子也昔者辛酉鄉舉勦竊名第一實出先生門獲受業爲弟子君是時已以已未成進士官行人矣甲子余以會葬吾師始於喪次識君見君深墨之色孺子之泣歎語人曰今日人子乃亦有斯人哉其後余官檢討君爲御史同居京師尤相善也會君有疏論科場事請禁主司選家之改竄原文而遣歸太學諸生使不得試於京兆又言八旗號舍宜與漢人別當時羣言洶洶側目於君先

是有可余稍譽其子弟爲夤緣地者嗛余之拂其意也及是乃譁於衆以是疏出余手使衆怨叢余於是余亦幾不免蓋君與余以是益以患難之同無閒然焉及今欲三十年每一迴思未嘗不宛然前事憂畏讒譏相顧駭愕之情形一一在目也而君竟已矣君豐貌嚴性有所不可百折不徇余亦以戇直不苟同世俗以是俱爲時齟齬君之別余今十九年矣庚寅之秋君以入補浙江參議道未行而罷時則余方在黔聞君之罷輒酹酒北向賀君謂君真神仙中人下視余輩碌碌一官何啻千仞之鳳俯闕雀鸚者儔決起而搶榆枋也迄今曾幾何日月而君竟已矣今君

孤瀨走數百里來都請余志君墓余聞君之卒旬日矣寢門之階淚尙漬焉微余莫君知志君墓余固不得拒也敘曰君諱惟孜字修來韋菴則號也先世山西洪洞人明永樂中徙南宮數傳至君祖汝寧教授公諱良士始以儒業起家父諱雍卽吾師也以丁未進士令臨邑大有善政仁聲翕然君年三十而舉於鄉考官長洲韓宗伯華亭王司農兩先生皆當時宗工也已未登第壬戌授行人癸亥居父憂己巳乃入補前官辛未擢御史壬申試俸江西道巡視中城癸酉以稱職實授有敬陳科場積弊疏又有續陳科場之弊疏廷議未之行也是年次子預舉於鄉甲戌復

巡南城是年六月以母太孺人疾請急歸歸而太孺人疾愈乙亥還朝補江南道御史以霸州文安諸州縣逼處河干頻罹水患疏請所以善其隄防者詞甚切至多不備錄丙子監試鄉闈甫撤棘而聞太孺人之訃君哀號欲絕自以父母二喪皆不與含殮爲深痛徒以一官故自是欲絕意仕進矣己卯補河南道是時科場人言紛籍君前所論皆驗庚辰又有頂冒行查之弊監生實屬厲階諸疏益以甚時忌而君毅然終已弗顧也辛巳九月以例外轉庚寅遂歸居隰圃時花蓺蔬時課子弟爲娛以終老焉辛卯長子灝亦舉順天鄉試諸從子及孫輩舉於鄉者多有皆君

教也君三入臺班疏凡十餘上多關時事之大者而論科場尤切於衆怒無所避卒以是不竟其用可惜也然君之正氣直節天下莫不聞其必傳久遠不疑君之所得亦已多矣君生以順治丙戌二月十七日卒以康熙庚子六月二十五日年七十有五可以爲壽矣今將以壬寅三月二十八日於師家莊祖塋之次啓宋孺人之穴而合塋焉宋孺人前壬午舉人諱一韓公女也子三灝壬午副榜辛卯舉人預癸酉舉人頤邑廩生孫四人餘慶府庠生卒衍慶邑庠生灝子也宏慶辛卯舉人預子也榮慶頤子也孫女四人婿爲王又曾劉文敘王世愷一未字者皆灝女也會

孫五人嶠崑崙嶧疑曾孫女二人自灝以下諸子若孫曾所娶聘皆名家女也可以爲子孫衆多旣賢且才矣頌又嘗執經余門也

銘曰賢父有作佳兒善述惟君樹立又殊流俗君子獲心小人側目自古在昔先民可續平生風義長言未足銘示來者於筆無辱

誥贈奉政大夫惠宏王公暨元配李太宜人墓誌銘

大學
紀昀
獻縣
士

乾隆壬子畿南四郡麥不登

皇上軫念災黎旣發帑金八十萬倉穀十萬

命有司溥賑復慮就食京師者或窘生計

詔五城分設賑廠十又於城外增設飯廠五各以御史董其事

諸御史仰體

聖心罔不實力經理而王君秀巖分司廣寧門外之大井路當衝衢流民絡繹尤擘畫盡心余時爲左都御史職司稽察初以爲秀巖籍隸南宮情篤桑梓耳旣而知秀巖太夫人在堂秀巖每閱數日輒於薄暮事竣後疾歸省且謀甘旨太夫人見輒怒訶曰民轉徙如是

聖天子憂民又如是汝苟夙夜勤勞使均霑實惠我雖日不再食亦甘心僕僕來往何爲秀巖自是不敢返余在臺中每